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年

第一二〇六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三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206)	1
通过议程	1
塞内加尔关于侵犯其领空和领土的控诉 (S/5279):	
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6338)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二百零六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拉德哈克里什纳·拉马尼先生**
(马来西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中国、法国、象牙海岸、约旦、马来西亚、荷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206)

1. 通过议程。
2. 塞内加尔关于侵犯其领空和领土的控诉(S/5279)：

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338)。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内加尔关于侵犯其领空和领土的控诉(S/5279)：

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338)

1. **主席：**根据安全理事会昨天下午的决定，我邀请塞内加尔和葡萄牙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迪奥普先生(塞内加尔)和德米兰达先生(葡萄牙)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当前的议题。我首先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3. **德米兰达先生(葡萄牙)：**安理会这次开会是由于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6338]¹而引起的。该信载有塞内加尔政府在要求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时所使用的无理论断，同时还申述了塞内加尔政府指望安理会采取的行动，即“再次要求葡萄牙停止侵犯我国的”——即塞内加尔的——“领土”。因此看来我在对塞内加尔代表在安理会第一二〇五次会议上的发言发表意见之前，应当就这封信表示一点看法。

4. 看一看文件S/6338，我们发觉安全理事会的这次会议是应塞内加尔政府关于“为了审议葡萄牙当局屡次侵犯塞内加尔的领空和领土”的要求召开的。我认为，塞内加尔的论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过于含糊不清，以至不能证明塞内加尔的要求是有理由的。我得赶忙补充一句，我说这番话并没有批评安全理事会的意思。我只是分析文件S/6338，旨在为我得出的结论提供充分的证据。当我陈述这个结论时，我相信安理会是会惠予考虑的。

5. 象我刚才说的那样，塞内加尔政府为了给自己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进行辩护而提出的论断，含含糊糊，无法辨明。这种含含糊糊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据说塞内加尔政府提出了“十三次侵犯”——但是，对这些所谓的侵犯事件，该信没有提供细节，甚至连很简单的细节也没有提供。提到塞内加尔代表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和二月二十四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两封信[S/6177]²和[S/6196]²，也不能给这

¹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年，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²同上，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

种含糊其词解围；因为葡萄牙政府对这两封信中的论断早已作了回答，这一点可以从文件S/6192²和S/6240²中看出：葡萄牙政府说明了它驳斥塞内加尔政府论断的理由。

6. 但是，塞内加尔政府任意置葡萄牙的答复于不顾，重复早就予以回答了的论断。在这方面，塞内加尔政府一直念念不忘它过去的作法。它也许还赞成这样的有害想法，即谎言只要不厌其烦地重复，就会使人相信是真理。

7. 看起来不会不是这样的情况，塞内加尔政府先决定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然后到处寻找理由提出控诉，得不到好材料，就决定重复被驳斥了的老一套控告。象文件S/6177和S/6196中的论断，显然不足以给塞内加尔在文件S/6338中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的主张提供充分根据。

8. 因此，从塞内加尔政府在文件S/6338里所宣称的“十三次侵犯”中，我们必须把文件S/6177和S/6196提到的几次侵犯剔除，因为对于那几次侵犯，葡萄牙政府已经阐明了它的看法。

9. 其余的所谓侵犯又怎么样呢？文件S/6338只字未作说明。由于此类原因，葡萄牙对这个文件极为惊讶。因为根据这样含含糊糊、空洞无物的控诉，而且——从客观上看——根据这种不符合事实的论断，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一次会议，这恐怕还没有先例。正如塞内加尔政府所深知的，葡萄牙对于尊重邻国——塞内加尔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领土的不可侵犯是非常审慎的。然而，塞内加尔政府竟根据这种不正确的论断，不仅要求安全理事会“尽快”召开一次会议，而且还郑重其事地警告说：它“不能长期置之不理”。

10. 面对所有这些费解的惊慌和暴怒，真不知道塞内加尔政府究竟要干什么。不管塞内加尔政府意图何在，它现在要让安全理事会“再次要求葡萄牙停止侵犯我们的”——即塞内加尔的——“领土”。

11. 在进一步答辩之前，我想强调一点：这种要求是属于联合国宪章第六章范围的。既然文件

S/5279³已列入这次会议的议程，我想重申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七日葡萄牙代表在安理会第一〇二七次会议上回答塞内加尔的论断时所提出的理由。当时，葡萄牙代表引用宪章第三十三条，指出争端当事国在把控诉提到安全理事会之前，应首先寻求双边的和平解决办法。关于这一点，我要补充一句，在同一次辩论过程中，美国代表史蒂文森先生引证宪章第三十三条时表示了这样的希望：“倘再发生任何这类小的事件，有关政府要使用宪章所规定的方法。”〔第一〇三三次会议，第18段。〕

12. 如果塞内加尔觉得在什么地方受了葡萄牙的气，它可以使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同葡萄牙进行接触，以便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和平解决。它也不能硬说葡萄牙方面有丝毫的缺乏善意。塞内加尔政府对于这一点了解最清楚，而且已经有大量事实证明葡萄牙的和平合作精神。因此，塞内加尔政府第二次匆匆忙忙向安理会提出控诉，不仅它的论断含含糊糊、空洞无物，而且没有作丝毫的初步努力，直接地或者通过共同的朋友来同葡萄牙政府讨论问题，葡萄牙感到十分诧异。

13. 我不想推测促使塞内加尔政府采取这种轻率行动的动机。为了进一步证明葡萄牙对塞内加尔的善意，我避免谈论这些动机。但是，我希望，不要把我们这种态度当作是我们处境虚弱的表示，而要把它看作是我们道义力量的标志。

14. 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文件S/6338，塞内加尔硬说“葡萄牙对它的领土进行了十三次侵犯，其中有些已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我上面说过而且安理会也知道，这些所谓侵犯的后几次是葡萄牙政府已经答复过的。当初塞内加尔政府提出这些控诉的时候——即文件S/6177和S/6196中的控诉——它显然并没有认为它们严重到需要召开一次安理会会议。而现在，当这些控诉已经遭到葡萄牙的驳斥以后，塞内加尔政府竟又捡起来挑起这次辩论，这就更加出人意料。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塞内加尔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理由中，只有这几项指控是具体的。看来，塞内加尔政府是事后改变了主意，同时因为知道它的论点虚弱，所以又臆造其他的侵犯事件来试图支持它的立场。

³同上，第十八年，一九六三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15. 这些其他的侵犯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从昨天在这里听到的发言看来，有些侵犯事件是在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以前，也就是塞内加尔代表发出第二封信[S/6196]的日期以前发生的。那么，为什么塞内加尔政府在那封信里没有提到这些事件呢？还有一些侵犯事件据说是在那个日期以后发生的。那么，为什么塞内加尔政府在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的信[S/6338]里没有指出任何事实呢？

16. 对于我们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非常莫名其妙的；分析一下这个过程，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如下：第一，直到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发出文件S/6196的日期，塞内加尔政府并没有认为它对葡萄牙的控诉严重到需要召开一次安理会会议。第二，在塞内加尔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的信里，仅有的这些具体的控诉都是葡萄牙政府已经做了答复的。第三，在上述塞内加尔的信中所提出的其他控诉甚至连简单的证据或者可作鉴定的线索都没有提供。第四，塞内加尔根本没有作任何努力，按照宪章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和葡萄牙进行谈判。

17.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对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怀着应有的充分敬意，认为这次辩论缺乏起码的根据。我们知道“茶杯里的风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塞内加尔政府的做法更有甚于此，它还试图在真空中掀起风暴。不过，这次辩论既已开始，而且我们已经听了塞内加尔代表的发言。因此，我感到不得不对他的发言做几点说明。

18. 这场奇怪的辩论有许多令人惊奇之点。我已经指出了一些。我现在想指出另外一点：我听说塞内加尔外长在召开这次会议的要求已经提出之后还在这里，可是接着就回国了，留下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来代替他参加这次辩论。我决不想对塞内加尔代表的智力或辩论才能进行诽谤，但是这位外长的离去，似乎表示他对于这场辩论并不重视。其原因我们是容易理解的：这次辩论非常矫揉造作，非常不真实。然而，塞内加尔代表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使它煞有其事似的。我要第一个称赞他的努力，因为他做的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完全无中生有地为它的政府提交安理会的那些虚构事件提供人名和地点。塞内加尔代表团绞尽了脑汁，要把这些事件戏剧化。这些事件即

使真的发生过，即使按照塞内加尔代表团描绘的样子来看，也不过是一些偶然事件，并没有塞内加尔方面要加于它们的那种重要性。

19. 虽然如此，我是还要对昨天在安理会所听到的控诉进行分析。首先我必须指出，就象我昨天所讲的，塞内加尔的控诉一直在加码。文件S/6338中提到十三次所谓的侵犯。塞内加尔代表或许发觉十三这个数字相当不吉利，他就说是十六次，但是在发言结束之前，他又说是十七次。关于这一点，我应该更正我昨天所说的话。昨天我指出塞内加尔代表提出的只有十六次，那是不正确的，他说的是十七次。这就是昨天我没有立即详细进行答辩的理由，我认为适宜的作法是核对一些细节，然后再提到安理会，虽然根据我已经掌握的情报，我能够驳斥塞内加尔的断言是毫无根据的，毫无道理的。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立场。

20. 现在，检查一下昨天塞内加尔的控诉，我首先应该指出以下几点。第一，所说的十七次侵犯，其中至少有十一次是属于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之前的，这个日子是文件S/6196的日期。十一次中的一次已经在安理会前一次会议上辩论过了。其他的控诉，除掉文件S/6177和S/6196中已经提到的并且已由葡萄牙政府分别在文件S/6192和S/6240中做了答复的那几项以外，其余的都是新提出来的。塞内加尔政府不在文件S/6196中，也不在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的信[S/6338]中提出这些控诉，直到现在才想到援引它们来进行控诉，这是令人惊奇的。

21. 第二，昨天另外又提出六次所谓的侵犯，其中最后一次据说是在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八、十九和二十日发生的。塞内加尔政府原来也没有认为这些事件是值得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的，直到昨天塞内加尔代表才第一次想到把它们提出来。不管葡萄牙政府怎样细心地查询，我们无法为这些所谓的侵犯找到丝毫的证据，我们只好得出这样不愉快的结论：求助于这些所谓的侵犯完全是为了在安理会上捏造一起控诉葡萄牙的案件。

22. 我要明确声明，第一，葡萄牙飞机根本没有侵犯过塞内加尔的领空。只有一次，一架葡萄牙飞机在恶劣的气候下，由于领航错误，误入塞内加尔领空——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葡萄牙政府

主动向塞内加尔政府表示了歉意并作了解释。这不仅是我们善意的证据，也是我们注意尊重塞内加尔领空的证据。

23. 我注意到，塞内加尔代表昨天在提到一些所谓侵犯的时候，指出一架涂着L.G. 092字样的飞机，并说这是葡萄牙的飞机。我对此作了核对。我可以断然说，葡萄牙的飞机无论是民用的或军用的都没有那个标志。然而塞内加尔代表似乎连那架飞机所携带的东西都知道，因为他说：“它携带着毒气弹。”〔第一二〇五次会议，第8段。〕这种说法实在不值一驳。我说这件事只是作为例证而已。我还要再一次重申，葡萄牙飞机没有侵犯过塞内加尔的领空。

24. 第二，葡萄牙保安部队并没有侵犯过塞内加尔的领土。只要审查一下塞内加尔的论断，就足以看出它们是怎样虚构出来的。我准备对这一方面简单地发表一点意见。但是现在我提请大家注意，例如昨天虚构的一个情节。据说有一个名叫巴卡里·桑卡的人，是在塞内加尔领土内被俘后带到葡属几内亚的。塞内加尔代表自己说这个消息是一个名叫穆萨·马内的人提供的。因此，塞内加尔政府的消息似乎是凭口头传说的。但事实是，巴卡里·桑卡是自己到边境上来找葡萄牙当局的，因为他患重病，需要治疗。他随后就在比绍进行了脱肠手术，并且对葡萄牙当局给予他的医疗帮助表示感谢。

25. 还有所谓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的事件。塞内加尔代表从一棵树上的一些洞孔作出结论说，这些洞“显然是葡萄牙士兵的子弹”造成的。我再一次感到不值一驳，也许最好的解释就是付之一笑。

26. 关于又一起所谓事件，即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四日的事件，塞内加尔代表提到在葡萄牙领土内的一次战斗之后说，一颗流弹击中了塞内加尔的一所房子，并且从这个事实推断，这颗子弹一定来自葡萄牙部队。自然他没有说，葡萄牙的村庄被来自塞内加尔的恐怖分子所袭击，而子弹可能就是他们发射的。

27. 但是，塞内加尔代表昨天提出的另一个控诉清楚地说明了塞内加尔政府所依靠的是什么证据。我提请安理会注意所谓的第十三次侵犯是怎么回事。据说那是在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一日夜里

发生的。塞内加尔代表说：“葡萄牙士兵和民族主义者在距离葡属几内亚边界一公里的曼萨孔达村发生了战斗。在战斗期间”——我继续引用塞内加尔代表的话——“有些子弹击中了边界另一侧的塞内加尔村庄。”〔第一二〇五次会议，第19段。〕

28. 这样，据说从葡属领地一侧的曼萨孔达村有子弹越过边境，射进塞内加尔的领土，而由于这些子弹的原故，据说有两间茅屋被烧掉了。塞内加尔代表说，关于这件事他拥有证据。他说：“至于实物证据，在附近发现有一些子弹壳、十四枚未用过的子弹和一颗催泪手榴弹。”*〔同上。〕

29. 我们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子弹是从葡属领地一侧射进了塞内加尔的领土，而在塞内加尔领土内发现了弹壳、未用过的子弹以及催泪手榴弹。我不是枪炮专家，可是我想用不着是一个专家也能知道，只有在发射子弹的地点才能找到子弹壳和没有用过的子弹。所以如果它们是在塞内加尔领土内发现的，那一定是从那里发射的。无论如何，塞内加尔代表承认曼萨孔达村离边界有一公里。他还断言一颗催泪手榴弹是在塞内加尔领土内发现的。一颗催泪手榴弹除非用投石器投掷，否则怎么能从一公里远的距离扔到塞内加尔的领土上去呢？

30. 还有另一起所谓事件。据说某一个人渗入塞内加尔境内。为了使这个事件看起来象一次侵犯事件，就把那个人说成是葡萄牙的情报员，而且要求我们承认这是事实。

31. 塞内加尔代表团还编造了一些归罪于葡萄牙军事人员的侵犯事件。我断然拒绝这种控诉。我的拒绝是以下述事实为根据的：葡萄牙保安部队小心翼翼地服从尊重塞内加尔领土的命令，而且葡萄牙当局审慎地检查过保安部队的活动——特别是在边境地区——从来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事情。

32. 所以塞内加尔必须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解释，而它可能在它自己领土内所窝藏的非正规的武装匪帮中找到答案。这些匪帮被派出去袭击葡属几内亚的和平居民，而葡属几内亚的和平居民自然有十分正当的理由进行自卫。

*引自法文。

33. 还有所谓的两个葡萄牙军人在塞内加尔领土内被拘留的事件。塞内加尔政府完全明白，这种事件不能说是葡萄牙当局对塞内加尔领土的侵犯。塞内加尔代表昨天提出了两个军人的名字：一个叫苏瓦雷斯，一个叫瓦雷拉。我不辞辛苦核对了这些事实，就在今天早晨我得到了必要的情报。关于苏瓦雷斯，葡萄牙政府毫无所知。至于瓦雷拉，这个人是被来自塞内加尔的恐怖分子在葡萄牙领土内捉去，拖进塞内加尔领土内的。后来，他逃跑了，投奔驻塞内加尔的一个友好的大使馆。大概塞内加尔代表可以告诉我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34. 说到这里，我要再次拒绝塞内加尔的一切控诉。塞内加尔政府和它的代表不应该对葡萄牙进行这种毫无理由和无根据的指控。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塞内加尔政府窝藏和帮助在它境内组织起来的武装匪帮来袭击葡属几内亚的和平居民。大家都知道，从塞内加尔渗透进来的武装匪帮在葡属几内亚一直干着杀人、抢劫和放火的勾当；大家都知道，塞内加尔的新闻部长公开地宣称，他的政府将给予某一个从塞内加尔对葡属几内亚进行暴力活动的组织以“有力的”援助；大家都知道，塞内加尔至少有五个地区——即济金朔尔、科尔达、萨敏、韦灵加腊和首都达喀尔——正被那些袭击葡属几内亚的武装匪帮用来作为作战根据地或者作为医疗中心。既然塞内加尔政府实行或者同意对国际法的这种明目张胆的破坏，没有尽到控制本国边界的起码责任，那么，即使它的控诉是有相当根据的，它也没有道义上的权力来控诉葡萄牙，何况这些控诉根本没有根据。

35. 另一方面，倒是葡萄牙可以理直气壮地指控塞内加尔支持侵犯葡属几内亚的暴力活动。葡萄牙当局已不断公布了一些有关的事实。虽然那些事实强调说明塞内加尔政府严重破坏了国际法，我不在这里重复了，一来因为它们都是众所周知的，二则因为我不愿意纠缠于互相指责。仅仅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没有细说从塞内加尔进入我们领土的分子进行武装袭击的事件。但是昨天塞内加尔代表似乎争辩说，既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那就可以断定没有发生过侵犯我们领土的事情。这是错误推理的一个典型例子。不过，如果塞内加尔代表想要

知道细节的话，请他查阅葡萄牙当局随时发表的新闻公报，这个刊物我能给他弄到。但是我想，我对这个问题已经讲过的话可以充分说明，葡萄牙和塞内加尔之间所有这些尴尬关系，其责任断然要由塞内加尔政府完全承担。

36. 然而有一点我要强调，虽然来自塞内加尔的武装袭击者经常进攻葡属几内亚，葡萄牙保安部队奉有严格命令尊重塞内加尔的边界。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这种命令现在和将来都会得到遵守。所以塞内加尔政府在这点上用不着害怕。

37. 虚构一幅塞内加尔村庄被燃烧、领土和领空被侵犯的图画，无论如何是和边界两边居民互相信任的气氛不相调和的。来自塞内加尔的恐怖分子在葡属几内亚干坏事，但是塞内加尔人民对于葡属几内亚人民和当局是极为友好的，而且他们的友谊是相互的。就在上个月，塞内加尔的乌苏耶地区行政长官感谢葡萄牙当局给予该地区塞内加尔人民的医疗援助。就在三个星期前，一个葡萄牙医务官员被紧急召到萨雷·瓦勒村，为一名因病被送到葡萄牙医疗机构来的塞内加尔哨兵进行治疗。就在几天前，一个被疯狗严重咬伤的塞内加尔男孩由家人送到边境上的皮拉达村，委托葡萄牙当局作抗狂犬病的治疗，马上作了治疗安排，一架从比绍起飞的专机带着血清和其他必需的药品来援救孩子的生命。这些不过是几件个别事件，我顺便提出来作为例证而已。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一天没有塞内加尔人民越过边界来到葡属几内亚，要求满足他们日常的需要以及医药治疗，葡萄牙当局总是以极大的善意满足了他们。

38. 我不是为了夸耀而提到这些事实。毕竟大多数人都是想和平与安宁地生活。但是令人非常遗憾——应该说是非常可耻——的是，另外有些人，幸亏是少数但做坏事却很活跃的人，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暗中破坏人们之间的友好关系。正是这些坏人应当受到谴责。塞内加尔政府知道他们是谁。至于葡属几内亚人民，虽然他们被迫对那些坏人行使自卫权——用法律和道德上的一切标准来衡量都是合法的——他们对塞内加尔人民只有友谊。这种友谊，我重复一句，由每日的相互礼让和互相帮助表示出来。

39. 实情就是这样。葡萄牙保安部队奉命严格尊重塞内加尔的边界，他们是遵守这些命令的。葡属几内亚人民对于塞内加尔人民非常友好。在这方面，塞内加尔政府企图描绘的火烧村庄和侵犯领土的图画是如此的不真实，以致完全不能令人相信。我非常肯定和坚决地说明这一点：在葡萄牙方面一点也没有要伤害塞内加尔的意图，连这种打算的影子都没有。相反，我们却有合作的愿望，而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事实表明这也是塞内加尔人民的愿望。因此，如果让人来妨碍这种基于善意和互助的和平交往，那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40. 在这一点上，葡萄牙不能不对塞内加尔政府试图制造无中生有的争端感到遗憾。有两方才能引起争论，而葡萄牙对于和塞内加尔争吵并不感兴趣，尽管达喀尔政府采取了一些不友好的行动。

41. 我想，关于昨天在安理会对葡萄牙的指控，我已经做了充分的评论。现在我不能不谈到塞内加尔代表发言中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昨天我已经指出，塞内加尔代表为了给一个站不住脚的案件撑门面，在发言的开头就引用了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安理会第一七八(一九六三)号决议。那个决议是在辩论一九六三年四月发生于鲍尼亚克的所谓“泥屋”事件结束时通过的。据说当时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并且被塞内加尔用来作为向安理会提出控诉的根据。可是，关于这些事件还是不提为妙，因为它们的情节混乱，当时就把大家弄得毫无办法，现在旧事重提，对塞内加尔代表团的声誉并没有什么好处。尽管在那次辩论结束时通过了第一七八(一九六三)号决议，情况也仍然是如此。

42. 不过，有一件事必须重提一下，这只是为了把事情讲清楚。尽管塞内加尔使了很大的劲，尽管它的控诉不断加码——象现在一样，当时也是天天增加控诉项目——尽管它完全为了罗织案件损害葡萄牙，拼命举出一大堆混乱的情节，但是，它没有能确凿无疑地证明什么东西，以致安理会一些愿意主持正义的正直代表不能无条件地投票反对葡萄牙。因此，把当时的控诉作为目前这一次虚弱而无根据的控诉的基础，肯定不会对塞内加尔政府有什么帮助。

43. 必须再申明一下，那次葡萄牙代表曾表示了葡萄牙的传统愿望：它小心谨慎地尊重邻邦的领土主权如同它自己的领土主权一样，我借此机会再次强调葡萄牙国家对别国主权的传统尊重。

44. 我还要重复说，我国政府对塞内加尔关于它的领土和领空被侵犯的说法已经作了详细调查。我重申，我可以断然地说没有发现任何一起侵犯事件曾经发生过。但是，如果塞内加尔政府仍然怀疑葡萄牙政府所说的话，我就借此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一个建设性的建议。我们的建议如下：塞内加尔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同意组织一个调查小组，调查塞内加尔政府所谓它的领土和领空被侵犯的论断。这个小组由三人组成，一人由塞内加尔政府指派，一人由葡萄牙政府指派，第三人即组长，由联合国秘书长或安全理事会主席与有关两国政府协商后指派。

45. 我认为，这是一个公正的建议，而且也是充分证明我国善意的建议。我希望任何人不难看出，这是我们的善意和我们愿意取得建设性解决办法的具体表现。

46. 塞内加尔代表昨天发言结束时说了一些纯粹是玩弄辞句而且完全不切题的话，我不愿占用安理会的时间来加以评论。但是倘若这个毫无意义的辩论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认为不应当继续下去——我保留再次发言的权利。

47. **乌谢尔先生(象牙海岸)**：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塞内加尔就鲍尼亚克事件对葡萄牙提出控诉之后，安全理事会在第一〇三三次会议上通过了第一七八(一九六三)号决议，对于事件表示遗憾，并要求葡萄牙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防止对塞内加尔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何侵犯”。

48. 在同一决议中，安理会已经注意到葡萄牙政府所宣称的审慎地尊重塞内加尔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向。

49. 可是，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的信(S/6177)和二月二十四日的信(S/6196)中，塞内加尔通知我们，葡萄牙在塞内加尔土地上挑起了一些新的事件，并且告诉我们这些事件的规模。

50. 塞内加尔得到安理会决定的支持。而葡萄牙出于某种原因没有执行这个决定——在边界另一侧，他们说联合国的话不会使他们屈服。塞内加尔，我再说一遍，在安理会决定的支持之下，本来是可以自由行事的。它有办法，也有盟友，而且它的事业是正义的、合法的。但是，它还是诉诸安全理事会，非常有节制而又谨慎地向安理会提出事件的真相。

51. 引起安全理事会关注的事件不胜枚举。兰甘瓦尔和萨雷·恩东迪边界的被侵犯，蒂河穆勒和萨雷·科贝两村庄的被侵犯，葡机飞越塔纳夫、日达日·巴朗特、多菲亚和萨雷·科贝四个村庄上空，以及常常出人意料地袭击恩戈布里、曼萨孔达以及巴姆巴托丁等地，这些都造成了物质损失并使许多人无家可归。同时还有一些偷越国境的人被捕，他们的潜入活动已经查清，事实真相已经大白：他们是葡萄牙的情报员和间谍。塞内加尔代表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恶劣的事实都有确凿的物证，如核对了的飞机番号以及被捕者的身分等。

52. 然而，葡萄牙代表仍象先前在一九六三年四月被控诉时一样，拒绝所有的指控，认为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昨天他对塞内加尔所提出的事实不加调查就一股脑儿否认了。今天他又说，这些指控都是含糊不清的。可是事实已经列举出来了，村庄也核对了。我肯定安理会代表们会同意我们这样的意见：如果事情不是真实的，如果村庄实际上没有烧掉，联合国任何会员国的政府，即使完全是说给本国人听的，也举不出这样具体的事实来。各国政府都必须表现出一定的郑重，不能愚弄国内的舆论，把本来没烧掉的某一个村庄说成被烧掉了。

53 葡萄牙代表仍然要求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我们知道，现在塞内加尔同葡萄牙没有外交关系，而且，我不明白，如果那些事情是不真实的话，为什么葡萄牙还要建议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呢。

54. 塞内加尔外长的离去，这件事也被提出来作为一个论据。但我认为安理会不应该认真考虑这个论据。我相信安理会会同意我们的意见：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完全可以就自己的立场对葡萄牙外交部的一名政治事务助理司长进行辩驳。所以，安理会不应当考虑这类论据。

55. 当然，在安理会面前招供是很困难的，但是，安理会是熟悉那三名枪手（南非、南罗得西亚和葡萄牙）的辩护策略的。它们先是否定安理会的职权，继而甚至在调查证据之前就一股脑儿拒不承认一切证据。安理会一向善于辨别事实，并从中挑出那些显然击中被告要害的材料。

56. 确实，葡萄牙现在面临着非洲民族主义者反对它那种过时的殖民压迫制度的斗争。它的镇压与残酷的法律已经引起非洲人正当的和光荣的反抗。有些非洲人逃亡到和他们有着共同习惯和语言的塞内加尔兄弟那里去，并受到了接待。

57. 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就认为它有权利把密探派进塞内加尔领土去，收集关于在那里避难的民族主义者活动的情报。它认为在搜索民族主义者的时候，它可以恐吓和平的塞内加尔农民并向各村庄进行突然袭击。

58. 非洲人始终注视着葡萄牙在仍在它的殖民统治下的非洲飞地所进行的战争——这种战争既是无益的，又是非正义的——对邻国可能产生的影响。

59. 塞内加尔所说的葡萄牙的挑衅和威胁行为，也发生在几内亚共和国的边界上。几内亚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七日的信 [S/6000]⁴ 中已提请安理会注意这种事件。许多非洲国家首脑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四、十五两日在马里和几内亚举行的会议上宣布，如果几内亚成为侵略的受害者，他们将派遣军队到几内亚去。

60. 这是一个郑重的警告，安理会应该敦促葡萄牙注意这个警告。塞内加尔具有保护它的公民的义务，如果葡萄牙的顽固态度使它忍无可忍，它将决定以另一种方式——葡萄牙的方式——作出反应，它并不是孤立的。这种话应当说在前头，更重要的，这种话应该得到充分领会。我们这个爱好和平的大陆的许多国家会在自卫中卷入解放非洲的神圣十字军。这将是结局的开端。友谊与同盟很可能被推翻，国际和平与安全也很可能受到严重的威胁。这就是安理会切不可把这些事件看成是单纯的边界事件的理由。

⁴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61. 为了协助安理会——如果需要任何协助的话——判断，对葡萄牙军队在非洲国家边界上屡次挑衅的任何错误估计会产生如何深远的影响，我想请你们注意两位非洲总统的重要声明。在世界的心目中这两位总统被认为是温和派。

62. 世界报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报道，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先生四月二十三日发表了如下声明：

“西方有办法——其实是有义务——向它们的盟国葡萄牙施加和平压力，以便葡萄牙的殖民地可以自由地取得独立。在这条走向自由的和平道路上，我们把西方国家当作我们的盟友。但是如果我们的努力失败了，我们将被迫放弃和平解放葡萄牙殖民地的尝试。同时，如果西方不帮助我们——这不大可能——我们理所当然只好向别处求援。我们请西方注意别让这种事情发生，现在还来得及。”

63. 博爱晨报一九六五年五月五日报道，乌富厄-布瓦尼总统五月三日谈到非洲领土解放时说：

“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非洲-马尔加什共同组织，而且关系到整个非洲统一组织。因此，我们现在正向为此目的而建立的委员会捐助经费，而且我们准备为做出该委员会要求我们的任何牺牲。但是，我们所属的体系最关心的是进行对话。我们一方面愿意通过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迅速地解决问题，同时还必须善于进行对话。战争从来没有解决过任何问题。这就是我们谋求用和平方法来解决这些领土的解放问题的原因。

“但是不要发生误解。我们的承诺是郑重其事的。面对着葡萄牙愚蠢的顽固不化态度，我们誓与我们的非洲伙伴一道寻求一切办法争取这些领土的解放。”

64. 不能把塞内加尔代表提到的许多事件同现代历史，尤其是同所谓葡属几内亚的爱国者要求解放的决心隔离开来。对塞内加尔和几内亚的恶毒攻击，是奄奄一息的殖民主义最后挣扎的表现。但是不幸得

很，殖民主义只要一息尚存，不仅对于非洲而且对于全世界还会造成大害。

65. 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称赞塞内加尔对葡萄牙的挑衅所表现的容忍以及在行动上所显示的责任感，一方面安理会必须要求葡萄牙遵守秩序。它必须向葡萄牙发出严重警告，谴责它侵入边界、侵犯领空以及不断袭击塞内加尔村庄。这些都是我们审议的问题。同时，安理会必须敦促葡萄牙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防止对塞内加尔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何侵犯。

66. 我们听到了葡萄牙代表的发言。但我们知道在所谓葡属几内亚还有葡萄牙的军队，我们也知道军事当局和行政当局之间有时产生一些磨擦。我们同样了解，由于后勤原因，军方时常违反国际规章。可是，考虑到葡萄牙在非洲活动的总背景，考虑到非洲国家的态度——我刚才举两个国家首脑的声明为例来说明的这种态度——我认为安理会有责任要求负责的行政当局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惩戒这些军队并防止这种入侵。

67. 这就是我的一些看法，请安理会同事们考虑。

68. **赛杜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倾听了塞内加尔代表昨天所提供的情况以及葡萄牙代表刚才的发言。我们也详细地研究了安理会所发的文件。我们不得不对这两个国家之间连续发生的争端表示遗憾，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获得解决。

69. 不管已经举出的渗透次数有多少，既然这个问题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和空间界限的问题，我的发言只限于谈谈实际的事件。

70.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揭示了事件的发展有两个明显阶段。一方面，一九六五年一月初以前发生的事件，实在说是由于次数频繁而引人注目，各事件本身固有的严重性倒在其次。完全可以理解，事件次数的频繁必然在靠近边境的村民中引起焦虑，看来某些事件很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它们只是由于不幸的判断错误的结果，这在互相战斗的人们当中是常常发生的。虽然一个国家显然难于准确地估计在邻国领土上显示武力的结果，我觉得我们应当在葡萄牙代表意

见的基础上承认如下事实：在一九六三和一九六四年中，不管怎么说，问题还是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的，只要双方都有善意，是可望逐步消除的。

71. 另一方面，看来很清楚，一九六五年一月六日、七日和八日以后，特别是二月十五日、二月二十八日和三月一日以及四月十一至二十日，事件的性质就改变了，不是零星的而是成群结队的士兵越过边界；发生了多起十分猛烈的射击事件；在几个地方住宅和谷仓遭到严重破坏。

72. 从事件的过程看来，我们的印象是：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后紧张的程度开始上升。可以肯定，必须寻找其他因素来说明事件的复发以及事件的日益严重。我们可以证明，两年前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一七八（一九六三）号决议毕竟是有用的。

73. 这个决议有两节似乎值得特别注意。我首先想到序言的第3段，其中说，安理会“不安地”注意到“这个地区当事双方之间关系的现状，在发生任何事件时可能导致紧张局势”，表示“希望这种紧张局势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加以消除”。按我们的理解，有关的主要规定是宪章第三十三条关于解决争端的程序的规定。我们认为，安理会可以再一次呼吁当事双方探索采取这种办法的可能性。

74. 当然，还有决议的执行部分，从法国政府看来，完全适合当时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性，对现在的事件也仍然是适合的。特别是第2段提到安理会要求葡萄牙政府“根据它所宣布的意向，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防止对塞内加尔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何侵犯”。

75. 我冒昧地宣读了上面所引决议的几段节录，因为现在重申这些规定，就指明了安理会应遵循的方向，如果安理会想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的话。安理会的真正作用就是尽全力保证宪章得到尊重，只要有一个会员国要求它这样做。

76. **迪奥普先生**（塞内加尔）：看来葡萄牙代表的策略有点改变。以前，他只限于采取进行反击的老办法，今天，他采取了全面否认事实的方法。昨天，在开始发言时，他试图把我们引到非实质性的问题中去，争辩侵犯事件的准确次数，在十三这个数字上大做文章。我将在后面再来谈这个问题。现在我想先就

我们认为他发言中最重要的论点简要地发表几点意见。

77. 有一个论点象乐曲的主题一样不断地重复，说我们的控诉是含糊不清、空洞无物的。但是我昨天已经说过，我们掌握了物证，这并不是我们捏造的，安理会代表都可以看。有许多发射过的和未发射的子弹，还有一颗未爆炸的葡制手榴弹，现在放在我国使馆内，为了安全，没有带到会场上来；还有几张照片表明树干上的弹痕，还有被焚毁的茅屋，火焰，被劫掠的谷仓。这些都不是含糊不清、空洞无物的论据，这是具体的事实。

78. 葡萄牙代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为什么不寻求同它直接谈判。但是，葡萄牙的表现是这样不讲信义，我们怎么能对它有丝毫信任呢？尽管葡萄牙声称它愿意审慎地尊重塞内加尔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尽管安全理事会在第一七八（一九六三）号决议中向它提出了严重警告，它却在两年内侵犯我国领土达十六次之多，我们怎能对它还有丝毫信任呢？还有什么信心能使我们同一个不讲信义的国家直接谈判呢？

79. 葡萄牙代表说，塞内加尔要在茶杯里掀起风暴，而结果只是在真空中掀起风暴。我的回答是，我们再度把这个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最高国际组织缔造和平的作用具有信心。我们到这里来是要求和平地迅速地解决问题，以免为时过晚。葡萄牙代表应该承认边界上并没有塞内加尔部队，如果不是酣睡中的和平村民被杀害，而是葡萄牙的正规军和塞内加尔的正规军之间发生事件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是什么茶杯里或真空中的风暴，而是一场真正的风暴了，而这正是我们想要避免的事。

80. 葡萄牙代表硬说，我国外长没有出席会议这件事表示他不很重视这个问题。我要把这种说法原封退回。葡萄牙自己派到这里来的代表是一个果阿人，外交部的一名职员，连外交官都不是，这才是相当轻率的。

81. 葡萄牙代表对被我们逮捕的士兵和情报特务的身分表示怀疑。如果塞内加尔人的话对他说来不足为证，他至少要相信被捕者本人的话。正是他们把

自己的姓名和身分告诉了我们，并指出来自哪些村落，属于哪些部队。至于那个葡萄牙的情报特务，他说他的名字叫萨耶·迪奥卡。我希望葡萄牙代表至少要相信他自己同胞的这些话。

82. 葡萄牙代表提到葡萄牙医生给塞内加尔村民治病。对于他们这种人道的和友好的行为，我们无疑地表示感谢，但是如果这些村民不在半夜遭到袭击和残杀，如果他们的房屋不被化为灰烬，他们的谷仓不受破坏，他们的村庄不被火烧，我们就会更加感激。一句话，我们本来要更加感谢那种人道主义的行动，如果这些行动没有伴随着强盗和抢劫行为的话。

83. 现在来回答葡萄牙代表的主要论点。葡萄牙代表提不出严肃的辩解，他除了厚颜无耻地全面否认事实之外，还想在程序问题上做文章，并且制造混乱。他说，我们写信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时说的是十三次侵犯，而昨天我在会上发言说十七次侵犯。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在我们那封信发出之后直到我昨天发言这段时间里，我们又从邮局收到关于我发言中所说的那最近三次事件的情报。葡萄牙代表似乎对于这些事件记忆很差，为了使他不致忘得精光，如果安理会允许的话，我想略为提醒他一下。这三次事件加上原来的十三次事件，再加以前的鲍尼亚克事件，总共是十七次。我要把最近的三次事件再叙述一下。

84. 第一起事件，即我所说的第十五次侵犯，情况如下：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一日夜里至十二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巴姆巴托丁村的居民被激烈的枪声惊醒。发生了大火，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十四间茅屋化为灰烬，九个存放小米和大米的谷仓被毁，许多家畜中弹死亡。这些都不是含糊的论据而是具体的事实。葡萄牙士兵留下了十五个弹壳，出事地点找到了一颗未爆炸的子弹。

85. 第二起事件，即我所说的第十六次侵犯，情况如下：一百名配备步枪和机枪的葡萄牙士兵于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四日午夜，在萨姆巴尔孔达村发动突然袭击。（如果这还不算具体事实的话，我真不知道葡萄牙代表所说的现实到底是什么；我不得不怀疑他是存在主义者的门徒，或者是超现实主义者的门徒。）当时一百名带着步枪和机枪的葡萄牙正规军袭击了萨姆巴

尔孔达村。当他们离开以后，当地捡到二十四个弹壳。刚才葡萄牙代表提出异议，认为弹壳只是在某处捡到的，用过这些子弹的很可能是“塞内加尔的恐怖主义分子”。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一百名荷枪实弹的步兵侵犯我国边界，闯入塞内加尔土地，并在塞内加尔领土内发现子弹的地点开火。因此，我们就地捡到了二十四个弹壳。这些士兵在临走前还进行了疯狂的抢劫。他们把商店、住户洗劫一空，抢走的东西价值约四十八万七千七百五十法郎。

86. 最后，第三起事件，即我所说的第十七次侵犯，情况如下：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八日、十九日和二十日，武装的葡萄牙人突袭巴姆巴托村，强迫带走二十四名葡属几内亚的难民，他们是一九六四年六月来此避难的。这些都是明确的具体事实。

87. 事实上，我们所听到的所有对事实的无耻否认只能证明一点：葡萄牙残暴成性，执意拒不接受非殖民化。葡萄牙今天在这里由一名外交部的职员、果阿的公民当代表，这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的事实。我们都记得果阿事件。当几个殖民大国如英国、法国允许它们在印度半岛上的领地得到自由的时候，唯独在那里只有一小片飞地的葡萄牙拒不实行非殖民化，其狂妄背理顽固不化同今天在非洲表现的一样。每个人都知悉甘地和当时在印度执政的甘地信徒所奉行的是什么主义，那是非暴力主义。由于这种主义，印度人长期犹豫不决，没有在果阿这个处于三亿人口的国家包围中的一小片飞地使用武力。世界各地人们纷纷提问：“印度人不想用武力解决果阿问题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都知道，这是出自尊重甘地所宣布的以及后来尼赫鲁所遵循的非暴力主义的原故。这样就使印度人对于以武力解决这个问题长期犹豫不决。但是葡萄牙在果阿的顽固态度终于使他们忍无可忍，印度人才在激怒之余最后使用武力，把葡萄牙人赶出果阿。现在葡萄牙在果阿，除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位先生以外，是一无所有了。

88. 葡萄牙代表刚刚说这场辩论没有意义。这并不是无意义的。如果葡萄牙代表真是这样想的话，我要警告他，在几内亚、莫三鼻给和安哥拉会有更多的果阿。

89. **德米兰达先生**(葡萄牙): 我想接着塞内加尔代表的发言, 就他的论点发表一些意见。

90. 我对塞内加尔外长没有到会表示诧异, 说他似乎不重视这场辩论, 我的意思只是说: 要求进行辩论的当事国应该用行动来表明它重视这场辩论。而塞内加尔外长没有到会, 因此我得出结论, 他对这次辩论并不重视。应当对这次辩论表示重视的, 不是我们, 而是塞内加尔外长。这就是我的意思所在。

91. 我的论点有些地方被误解了。有人指出我出生于果阿。我一时弄不清到底这场辩论的题目是塞内加尔向安理会提出的问题, 还是印度联邦侵入果阿的问题。大家不能责备我指出这一点。塞内加尔代表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提出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不得不在这方面发表一些意见。

92. 如果我对塞内加尔代表的话理解不错, 他是说非洲会仿效印度联邦的先例。我猜想这也会叫做自决和非暴力吧。对于这一点我不想多说了。

93. 现在回到本题。我说过我不接受塞内加尔代表的论断。我并没有说那些论断是含糊的; 我说的是塞内加尔政府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的信中所提出的论断是含糊的。我不接受塞内加尔代表的论断, 但我不是把它扔在一边, 不加以应有的考虑。事实上, 我的详细回答推迟到今天上午, 正表明我仔细地核对了塞内加尔代表所做的论断。我甚至说到, 我所需要的某些细节以及其他情报直到今天上午我才得到。这表明我是多么仔细地研究了塞内加尔代表的论断。我对这些论断已经做了反驳。

94. 有人说葡萄牙的策略就是拒不承认事实。但是, 当论断和事实不符的时候, 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难道仅仅因为这些论断是塞内加尔代表提出的, 我们就应当加以接受吗? 难道我们要把不存在的事实说成存在的吗? 我认为不能期待我们会这样做来讨好塞内加尔。

95. 我细心地核对了事实, 我能够说论断是虚假的。有人说村庄不是虚构的, 子弹也不是虚构的。但是, 让我们假设有人犯了罪, 罪证尚在。从这种证据里难道就能推论谁是罪犯吗? 塞内加尔代表所论证的事件怎么能够归罪于葡萄牙的保安部队呢? 我们毅

然决然地说——我们说过不止一次了, 简直是不厌其烦地重申——葡萄牙的保安部队没有进入过塞内加尔。我不知道我还要怎么说。关于这一点我们是特别谨慎的。我国的保安部队奉有最严格的命令, 尊重塞内加尔领土。葡萄牙政府没有得到任何违反这种纪律事件的情报。还能指望我再说些什么呢?

96. 我已经表明, 塞内加尔代表的论断并未证明任何东西。我曾经举出论断的例子。例如, 发现了一些子弹, 他就下结论说这些子弹是来自离边界一公里的某个村子的。难道我要接受这类证据吗?

97. 有人问我, 既然论断是不真实的, 为什么还要建议进行双边谈判。我在发言中说得非常清楚, 我们的态度是: 塞内加尔的领土或领空没有受到侵犯, 但如果塞内加尔政府仍然怀疑我们的说法, 我们准备接受按我所提的条件进行一次调查, 以证明我们的善意和合作精神。

98. 当我指出塞内加尔的论断不断加码的时候, 我并不想展开程序上的辩论。我只想指出我们感到诧异。开始的时候论断是模糊的, 然后就拿出一些具体的论断, 可是从这些论断中得不出任何结论来, 尤其得不出塞内加尔指望安理会得出的那种结论。这不是什么程序性的辩论。如果塞内加尔代表还要制造出一百个论断来, 我并不在意。但是, 他必须能够证明这些论断是符合事实的。

99. 最后, 我应当说, 边界上并没有紧张事态。我已经设法向安理会提供了塞内加尔和葡属几内亚边界上气氛的概况。有人可能说, “葡萄牙代表又在那儿否认事实啦; 他就是否认一切。”但是, 我还要问: 当实在没有紧张事态的时候, 难道我要说它有吗? 我认为我不应该这样做。

100. 我不愿意更多地占用安理会的时间。我所能说的就是: 我们正尽我们的全力无论如何决不损害塞内加尔。如果塞内加尔偏要向我们找麻烦, 安理会知道责任应该落在谁的身上。

101. **乌谢尔先生**(象牙海岸): 我很抱歉要再一次发言, 不过我认为葡萄牙代表刚才所提出的某些论证需要加以澄清, 以免安全理事会受迷惑。

102. 葡萄牙代表说，假定发现一具尸体而且它的身分也已查明，单是这具尸体存在的事实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控诉某人有罪的证据。我的答复是，警察一旦发现了尸体，他就要设法找出死者是怎样受害的，被谁杀死的。这时他就追查以前的案件，以便了解过去是否有什么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以同样的方式被杀死，这样作案人就被发现了。有了这种旁证之后，接着核对指纹(如果有的话)，然后就可以提出控诉。

103. 在目前的案件中，我认为塞内加尔代表所论证的事实是清楚的。一九六三年鲍尼亚克发生了几起事件。安理会记得，当时葡萄牙代表是顽固地否认这些事件的。一直到所谓葡属几内亚地方当局的声明和葡萄牙政府的声明二者之间暴露了显明的矛盾，葡萄牙代表才不得不在安理会上改变了答辩的方法——虽则实际上他仍然是死不承认的。我觉得安理会必须注意这个先例。

104. 葡萄牙代表还提出如下的问题：非洲人是不是想在非洲采取和果阿事件中一样的行动。非洲人

是具有耐性的。但是要效法印度那种几乎带有哲学意味的耐性，那是很困难的。既然葡萄牙能逼得印度忍无可忍，恐怕非洲人可能也会被逼走上同样的道路。这是安理会应该想尽办法避免的事情，如果可能的话。

105. 我刚刚说过，不应该迷惑安理会，也不应该忽视事件的真正含义。葡萄牙代表说所谓葡属几内亚和塞内加尔边界上并没有紧张事态。这不是葡萄牙的功劳。塞内加尔代表告诉我们，他的国家没有沿着边界驻扎军队。可是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葡萄牙的军队是驻扎在边界上的。塞内加尔代表告诉我们，在塞内加尔边界一侧，只有极少量的宪兵骑自行车沿着约三百公里的边界进行巡逻。因此，安理会应当保证，当然有权保护自己公民的塞内加尔不致被逼得走向极端。对这些事实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在发言中总是要说明问题的真实含义。我们希望安理会经常注意这种含义，在做决定的时候不要忽视当前这种情况和气氛。

下午一时零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